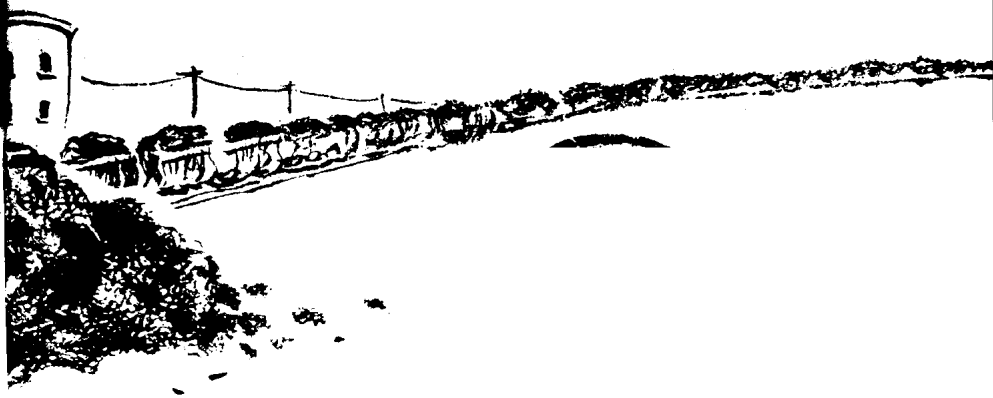


BA SHE ZHE

跋涉者

焦祖尧





跋涉者

焦祖尧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一个历尽生活坎坷的长途跋涉者，又回到了他曾经生活和战斗的矿山，和他重逢的不仅有过去的恋人，还有当年的对手……这部长篇小说以二十年前后的两次“跃进”为背景，通过人物的命运和爱情纠葛，深刻地揭示了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斗争的复杂性。作者以他特有的细腻笔触，感情浓烈地塑造了杨昭远、邵一锋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：语言清丽，思想深刻，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。

责任编辑：刘会军 谢明清

跋 涉 者

BaShe Zhe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17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84年4月北京第1版 198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5,000

书号 10019·3643

定价 0.81 元

目 次

第 一 章	等待了二十年，他突然回来了，却变得非常冷漠。过去他并非这样。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他回避她的感情。她觉得不可思议。·····	24
第 三 章	追随着他们的另一个影子；这人记忆力很强，不过有时却相信命。·····	37
第 四 章	这是又一次下放吗？他为什么要回矿呢？她忧心忡忡。·····	64
第 五 章	二十年前后的两次“跃进”他都赶上了，这次他的遭遇将是怎样呢？·····	76
第 六 章	他发现了“布雷区”。她却把他拉上一个山岗，那里丛生着野玫瑰。·····	100
第 七 章	精心安排的调度会兼欢迎会。那人擅长主持会议，曾自诩是吃“政治饭”的。·····	121
第 八 章	她做梦也没想过竟会双双去赴宴。主人却把五粮液当水给愣货喝。·····	144
第 九 章	他提出了一套计划。他对她有种陌生感。·····	164
第 十 章	终于短兵相接了，这是在地层深处。·····	186

第十一章	井上也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。一个时代的畸形儿。·····	197
第十二章	梦境和现实相距多远？汇报会上很热闹了一阵。·····	214
第十三章	进行“别一种战斗”，接着又赤膊上阵。他并不慌张。·····	233
第十四章	他心里的上帝及其它。丢了一只胳膊的老工人来了。·····	252
第十五章	井下又一场较量。跋涉者的心声。他们终于重续旧情，但故事远没结束。·····	272

长河汹涌澎湃，激扬飞溅，一往无前地流向大海。

亿万颗水滴组成了这支激流，激流推拥、带动每颗水滴，有时把它们抛掷起来，于是我们看到了晶莹炫目的浪花，这是水滴在运动中生命的闪光。

浪花欢笑着，跳跃着；浪花唱着歌儿前进。突然，它们碰上了河床中突兀的礁石，刹那间被击得粉碎……

在滔滔的煤海上，有两朵浪花，命运曾经把他们抛掷在一起，后来……

第 一 章

等待了二十年，他突然回来了，却变得非常冷漠。过去他并非这样。

昨晚下了一场大雪。

飞狐岭矿区成了一片银白世界，只有从选煤楼底下开出的运煤列车，象一条黑色的游龙，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奔

驰。每一节车厢里，都是一座煤山，在初升的阳光照射下，发出闪亮的、金属般的光泽，映衬着白雪，确是一车车的乌金墨玉。

和铁路平行的公路上，我们乘坐的北京吉普，尾随着运煤列车急驶，但不一会儿就被甩在后面了。

坐在司机旁边的吴冲，狠狠地盯着和吉普车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的运煤列车，对司机说：

“加大油门，赶上它！”

司机稳稳地把着方向盘，脸上毫无表情。

“加大油门！”吴冲提高嗓门，用一种命令的口吻。

“不能快了，雪太厚。”司机慢悠悠地说，语气中缺乏热情。

吴冲老大不快地转脸瞥了一眼身旁的老司机，眼神中冒出一股专横的怒气：

“市里的劳模座谈会八点半开始，误了我的会怎么办，啊？”

“车子要是翻到沟里去，你的省劳模也当不成了，值得吗？”司机还是慢悠悠地说。

吴冲大概没有想到，他这个飞狐岭矿综采队队长，矿党委委员，矿、局、市、省的劳动模范，当年上过天安门观礼，如今矿领导也让他三分的大名鼎鼎的人物，竟会在一个小小的司机面前碰了钉子。他拉了拉格子呢的前进帽帽檐，裹了裹草绿色的军大衣，无奈地喘着粗气。

运煤列车已经在雪原上消失了。吴冲掏出烟来，点上，

猛吸了几口，忽然转过脸，对后座上的我瞥了一眼。我猜想，他要冲着我来了，因为有气总是要出的。

但他迅即转过脸去，并没有理会我。

我后悔坐他的车。今天一早，我踩着没脚踝的深雪，到汽车站去，经过小车库，司机说有车进城，可以顺路把我捎到矿务局。正说着吴冲来了，我才知道今天沾的是这位劳模的光。

我对吴冲并不陌生。不仅因为我是采煤技术员，经常和这位采煤队长、劳动模范打交道；十二年前，那场“史无前例”的运动一发起，吴冲——当时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青年采煤工——就和我打上了交道。我这个小业主出身、一直努力工作、把青春献给了矿山的女技术员，有一条弥天大罪：不结婚！我为一个右派守了十年空房，这自然是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无疑。他们说我不结婚，守着那个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的右派，就是仇恨社会主义、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表现。

“老丁！”吴冲捻熄烟头，忽然喊了一声。这次，他没有回过头来，而是对着车窗玻璃喊的，大概觉得对我说话，用不着转过脸来。这是一种提醒别人注意自己身份的方法，肯定不是对我第一次使用。

我从车厢后座的角角里支起身来，应了一声。

“今天你去局里开会，可得把我们队的困难摆摆。”吴冲仍然在对着玻璃窗说话，“要再不足足地供应配件，机器停了他们负责！”

这种不容商量的专横口气，我已经听习惯了。本来，我可以顺从地答应的；但不知为什么，这时我却不愿那么听话了，也许是老司机刚才对他那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感染了我。我说：

“局里电话通知说，今天的会议，只研究综采管理的规章制度问题。”

“管理就不管配件啦？”吴冲鼻子里呼哧着粗气，“我的综采队是重点队，他们就得作为重点来保证供应。”

“我在会上提一提吧！”我无意再和他罗唆，把拉毛围巾在脖子上紧了紧。

“不是提一提，而是一定要争取到！”吴冲还是对着车窗玻璃说话，口气是不容争辩的威严，“你现在提拔当了工程师，对咱队的生产就得直接负起责任；光知道挑鼻子挑眼不行，要解决具体问题。”

我还能说些什么？如果吴冲强加于人的东西可以随便被人否定，那吴冲就不是吴冲了。我只含糊地“唔唔”了几声，便靠在后座上，闭起了眼睛。

忽然，一件皮袄从前座扔过来，一起扔过来的还有一句话：“搭在膝盖上！”

老司机的声调是硬梆梆的，但我心里却一阵暖和。

吴冲又在抽烟了。这人抽烟也有一股冲劲，几口就能抽去一大截。烟味呛得我嗓子发痒，我感到窒息。

我忽然想起那令人窒息的恶梦般的岁月。本来，恶梦在两年以前已经结束了；平常，我不愿去重翻那已经过去了

的痛苦而又屈辱的一页。今天，也许和吴冲坐在一个车上，他的声调，他抽烟的姿势，他披在身上的草绿色军大衣，这一切都能勾起我的回忆。我还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庆幸：我守了二十年的那个他，幸亏当时不在矿上……

十年生死两茫茫！不，是两个十年了，那个早就失去联系、音讯全无的人，如今在哪儿？无情的岁月，坎坷的遭际，并没有冲淡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，更没有割断我对他的思念。无论在清醒时还是在麻木中，在雨夜还是雪晨，在矿井下还是在“牛棚”里，我始终在等待，是这种等待支持着我的生命吧！我始终不相信这是一种无望的等待，只要他还活着。

我相信他一定是活着的，因为他不是一个懦夫，而是一个生活的强者。

我睁开眼来。车窗外，是银装素裹的世界。

啊！一片洁白的世界！一尘不染的世界！二十一年前，我刚走向生活，就是这样来认识世界的。纯洁的信念，纯洁的追求，纯洁的友谊和爱情，生活中处处燕啼莺啭，春光明媚。那时我才二十二岁。一转眼我已经四十三岁了，那么，他该是四十六岁了！不，他在我心里，还只是二十五岁……

“吱吱”一阵响，汽车刹住了。我抬头一看，已到了云山矿务局大楼前面。

好高的台阶！

“史无前例”那几年，这大楼台阶上面的平台就是检阅台，也是楼前广场的大舞台。我曾被推了阴阳头，在平台上挨批斗。广场上，人的海洋在骚动，千万个拳头高高举起，仿佛要将我砸成肉泥。幸亏我“喷气式”地站着，除了自己的脚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走上台阶，一步步向高处走去，当我踏上平台以后，竟下意识地转脸看了看广场。被白雪覆盖着的广场十分安静，只有几只觅食的小鸟啾啾叫着，在雪地里跳跃。我实在无法想象，几年以前，这里曾经是一个疯狂世界。

广场的对面，耸立着两块标语牌，那上面写的，自然不再是一些疯狂的口号，而是“向四个现代化进军！”和“煤矿的出路在于机械化！”

机械化？我突然愣了一下，因为我想起今天是来开“综采”会的，要研究各矿在“综采”管理上存在的问题。

我又想起了他。二十多年前，他就和我谈起过“综采”问题。所谓“综采”，就是综合机械化采煤，是当代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采煤方法，它不用打眼放炮，不用人工装煤，不用人工支柱回柱，这一切全由机组和液压支架来完成。这种采煤方法效率高，工人劳动强度低，更主要的，是它十分安全，工人们不再时刻遭受顶板塌落的威胁。

“顶板顶板，压在工人头上的一座大山！”他时常对我发出喟叹，“搬不走这座山，我们枉当了采煤技术员！”

他曾经为顶板问题奔走呼号，为战胜顶板呕心沥血，结果却在顶板上出了“问题”……现在，战胜了顶板的“综采”

正在各矿推广运用，他梦寐以求的这一天终于来了，但他却早已离开了矿山！

我心情沉重地走进大楼，来到会议室。

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的出现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目。在过去，我很少参加全局性的技术会议，今天到会的都是各矿负责“综采”的工程师。从全矿务局说，女工程师本来不多，坚持搞采煤的更是凤毛麟角。人们交头接耳，大概在打听我是谁吧。

我在后排的角角里坐下来。更多的眼光向我投来了，我感到非常难堪，索性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旧报纸，装着在看报，把自己的脸遮起来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在飞狐岭矿当技术员，几乎不和外界接触，认识我的人当然很少，但知道我名字的人却极多：是那场运动使我扬了名。为一个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的右派守空房，拒绝任何男子的追求，一任自己的青春和美丽（据说人们都认为我当时是“相当漂亮”的，也许是这样。）在寂寞中凋谢，这比任何一个“走资派”、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的“罪行”都引人注目。当年，飞狐岭最早结合进领导班子的“革命领导干部”、矿革委会副主任邵一锋，曾在全局性的大会上，把我作为例子，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。说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，十多年守着一个右派，这是想干啥？说我不是等一个人，而是等着地主资产阶级复辟，等着蒋介石回来！……每当“造反派”感到“阶级斗争”的弦需要拧紧的时候，我就成了他们手里的旋把，少不得被拉出来批斗一番。我不仅在

全矿，而且在全局都出了名。

人们对我的好奇是可以想象的。我只觉得凄苦、悲凉。

屋子里忽然沉寂下来。我发现矿务局第一副局长任斌进来了，后面还跟着几个人。

“开会吧！”任斌拉着一个面容憔悴的人在身边坐下，“先宣布一件事：杨昭远同志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，已经得到改正，局党委决定他担任局综采办公室主任……”

“嗡”的一下，我象触了电，眼前金花乱飞。

杨昭远！这就是我的那个人吗？我闭了闭眼，又摇了摇头，好象要把眼前的金花甩掉；莫名的紧张，使我脑袋发晕，胸口发闷，简直要支持不住了。

任斌还在说些什么，我根本没有听见；我的全副注意力，都集中到了那个面容憔悴的人身上。

他披了件黑市布的老羊皮袄；脸色黧黑中带着萎黄，高高的颧骨，撑起了两颊干枯多皱的脸皮，下半个脸上布满了黑苍苍的胡茬；因为没有戴帽子（难道他还保留着不戴帽子的习惯？）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，他已两鬓飞霜！

多么陌生啊！我无法相信他就是我的昭远！

他一直半低着头，盯着桌子上的茶杯，好象很不习惯坐在那个位置上。

任斌谈到了综采管理问题，说全局十几个综采工作面普遍缺少严格的科学管理，岗位责任制没有认真执行，有些人用手工生产方式，来对待综采机械，只知向它要煤，不进行保养维护；生产中的问题很多，机器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

出来……

杨昭远忽然抬起头来，横扫了一下会场。他在寻找什么？寻找同行们对任斌一席话的反应吗？观察大家对综采存在问题的态度吗？

我看见了眼睛，依然是我所熟悉的那双眼睛，那里，总是发射出充满热烈的向往和追求、象火一样炽热的眼光，仿佛那洼下去的眼窝里，有着永不熄灭的光源。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，他的眼珠已不象过去那样活泼灵动，那炽热的眼光中仿佛闪烁着一点捉摸不定的东西。

他终于不是在梦境中，而是切切实实地在我眼前出现了，但已经不是二十年前我那个英姿勃勃充满朝气的杨昭远；他的衰弱和苍老，使我感到一阵阵尖刀剌心般的痛苦与酸楚。泪泉的闸门被打开了，我连忙低下头，装作擤鼻子，用手绢捂住了脸。

我在抽泣，实在遏抑不住，于是悄悄开了会议室的后门，进了厕所，让眼泪痛痛快快地流出来。

眼泪积得太多了。那些年，我经常处于一种半麻木的状态之中；麻木的人，泪腺功能大概衰退了，那时我很少流泪。而现在……

我稍稍平静了些，就回到会议室去。他正在说话：

“……端着大铁锹，搞不成四个现代化。从笨重的、不安全的劳动中解放出来，是世代代矿工的心愿；现在，我们……”

这是他的声音吗？沉重，沙哑，节奏很慢，完全是我所

不熟悉的一种老年人的声调。

穿过前面几排人头中的隙缝，我的眼光紧盯着他。

他忽然咳嗽起来，脸部的肌肤随着咳嗽而抽动着。我真希望他立即打住，不要再往下说了，他每声咳嗽，都牵着我心头的神经。

“……顶板，是压在工人头上的一座山，它时刻威胁着工人的安全。现在，液压支架战胜了它。只要心里有着工人，我们就会象对自己的眼睛那样，来使用它，维修保养它……”

可怜的人，他还在想着顶板！人们喜欢综采，是因为它能多出煤；而他想到的，却首先是综采战胜了顶板！可以断定，这二十年中，他虽然离开了矿山，却一天也没有忘记压在矿工头上的顶板。

他并没有发现我，因为我坐在后排的角落里。在他之后，其他人的发言，已灌不进我的耳朵了。我在想着：会后该在什么地方用一种什么方式和他见面。

忽然，我的全身掠过一阵痉挛。这是因为，自从二十年前出事以后，他就坚决否定了我们的恋爱关系，拒绝和我来往；他一再声言并不爱我，而且讨厌我；他不准我去探望，退回了寄去的每一封信和每个包裹。我不知他的音讯已经整整十五年了。不久前，听说要改正错划的右派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得到改正的；现在他突然回来了，他会怎样对待我呢？他还是一个人生活吗？二十年的等待，会是一场梦吗？

散会以后，我从会议室的后门出去，在过道里等他。

他迈着滞重的脚步走来了。

我擦干了泪眼，迎上去，急促地喊了声：

“昭远！”

他猛地刹住脚，惊讶而又慌乱地打量着我；忽然，他的眼睛明亮起来，嘴角抽动了几下，低低地喊道：

“小丁？你是小丁？”

我咬着嘴唇，含泪点点头，等待他向我走过来。

他却在原地站着，直愣愣地盯着我。

“昭远！”我又怨艾地喊了一声。

蓦然，他的眼光黯淡下去了，我听到的是一种陌生的声音：

“哦，丁雪君同志，没想到还能碰见你。”

眼光的突然黯淡，称呼的突然改变，仿佛是一根闷棍结实实地击中了我，我感到一阵昏眩，身体失去平衡了。

“啊！”他惊叫一声，急忙扶住我。

我没有看见他脸上的惊惶，却能感到他扶我的双手在颤抖。我使劲睁开眼来。啊，二十年来朝夕思念的人就在眼前，我要扑到他的怀里去，随便旁人怎样侧目，我要……但当我抬起头，发现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陌生甚至是冷漠的神情，我觉得整个心脏急速地收缩了。

他扶着我向走廊一侧走去，让我靠着墙壁。我无法忍受他的这种态度，紧紧地闭着眼睛。

他站在我面前。他一定感到手足无措吧？

我忽然想起：这是难怪他的，因为他并不了解二十年来

我的情况。

我睁开眼来，竭力露出一丝微笑。

“好点吗？”他问。

“没事儿。”我淡淡地一笑。

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他问，显得平静而客客气气。

“还在飞狐岭。”

“哦。”他顿了顿，仿佛什么地方被触动了；瞬间的茫然过去后，才问：“搞什么？”

“综采。”

“好啊！”他的眼光忽然明亮起来，“听说，你们飞狐岭综采搞得不错，过几天一定去看看。”

“我……等你。”我只想哭，但眼泪没有流出来。

他仿佛预感到什么。“谢谢！”只是礼貌地说了这么两个字，就伸出手来，和我告别。

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使劲握着。他的手坚硬粗糙，象虬曲的树根。

我紧紧地抓住这坚硬粗糙的手，就象抓住了希望，抓住了生命。无数话语涌到了嗓子眼，争先恐后要往外冒，但是，嗓子哽住了，我竟连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我抬起头来，用痛苦和哀求的眼光看着他。他却转过脸去；无疑，他在回避我的眼光。

他慌忙地把手抽出，慌忙地转过身去，慌忙地迈着滞重的脚步，走了。

他还象二十年前离开我时那么残忍！多么可怕的残